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逻辑·范畴·理论

王朝科

【摘要】目前建立理论体系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项工作尚在探索过程之中，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对三个基本问题作出科学、准确的回答，或者说对这三个基本问题，学界尚未取得能够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学术共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包括逻辑起点、逻辑路径和逻辑目标），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和理论内涵。厘清这三个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也是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王朝科，经济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201620）。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4-0005-06

中国是否已经或者初步建立起理论体系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理论界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必然基于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外化为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独特的范畴体系以及基于逻辑和范畴基础上的理论结构和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也不例外，同样需要回答上述三个基本问题。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启示

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范畴提出来并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后，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顺理成章地

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作出科学、严肃的回答。经过学者们的潜心研究和辛勤探索，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相继出版了明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名的著作或教材，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已经面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一例外地把建构理论体系或者说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划等号，比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归结为“本质论”“制度论”“发展论”“改革论”“市场论”“新常态论”“四化同步论”“开放论”“民生论”“扶贫论”等等，这显然混淆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



如何才能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去寻找灵感和启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sup>[1]</sup>，在方法上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成分，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唯心主义的外衣，建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同时，黑格尔的另外一个思想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直接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一门科学就是一个概念的体系，一个体系就必须由一个概念作为开端即体系的逻辑起点。作为一门科学体系开端的概念必须构成这个体系的根据和原则，从这个根据和原则里可以找到它以后的规定。<sup>[2]</sup>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科学体系或理论体系时评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科学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思想，将“商品”作为整个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所以《资本论》第1卷第一篇第一章第一段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sup>[3]</sup>。在《资本论》中，“商品”既是抽象的东西，又是现实存在着的具体物。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最普通、最不起眼、最常见、最抽象的范畴出发，演绎出了一套体系宏大、逻辑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一门学科或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理化的经济学说，确立正确的逻辑起点是首要任务，这是《资本论》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推演出来的，而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则是沿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逻辑过程展开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定下进行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4]</sup>，而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sup>[5]</sup>。当然，马克思的研究仅仅是以英国作为例证，并非只是单一研究英国的情况，而是研究资本主义一般，所以马克思的分析对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适用的：“如果德

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sup>[6]</sup>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解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一开始时就明确交代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内涵，一直到《资本论》第3卷他才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历史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sup>[7]</sup>这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是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使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sup>[8]</sup>产品作为商品和商品作为资本品的性质既包含了一切流通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产品取得社会性质的社会过程，产品作为商品和商品作为资本品的性质还包含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从产品到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再转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特点，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得以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sup>[9]</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点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科学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门学科的建立或者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从逻辑起点出发并循着一定的逻辑过程展开，这是《资本论》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



9 771001 619003

任何的理论建构总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逻辑目标,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也不例外。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囿于对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他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般而不是资本主义特殊)的发生、发展、消亡的整个历史过程和规律。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0〕。这种规律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11〕。马克思的这个最终目标由三个层次不同的目标构成,一是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真正秘密,科学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以剩余价值为终极目标主导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三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所以从逻辑起点出发,并循着一定的逻辑过程最终实现其逻辑目的,这是《资本论》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

按照《资本论》留给我们的启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需要严肃回答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确画像和硬核是什么?马克思当年写作《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典型例证,说明他的大脑中已经存在一幅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准画像——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经济为所有者所掌控、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所有者最大化攫取剩余价值、经济中蕴含着普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几乎都被商品化、经济活动的组织是社会化的而它的所有权则是私人所有,两者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矛盾。比照马克思的做法,我们同样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画一幅精准的标准像。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句空话。按照黑格尔关于科学体系逻辑起点的思想,逻辑起点就其形式而言不能是具体的物,而必须是具有抽象普遍性的概念或范畴,就其内容而言它必须是思维的直接的东 西,是在逻辑中被典型化了的个体性的东西。《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在形式

上具有经济的形式规定性,是抽象的,在内容上是现实中的具体存在物,具有直接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学界的研究非常不充分甚至被忽视。张宇教授大概是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12〕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过程是什么?如果说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资本论》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过程,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应该循着怎样的逻辑过程展开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同样可以用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展开的逻辑过程,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较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独有的特质是什么?只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完全可以因循生产方式的路径展开。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目标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张宇认为: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13〕刘伟认为是:协调利益矛盾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形态社会主义的一种类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最终目的或任务理所当然应当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运动规律并进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运动规律。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一门学科其实就是一套逻辑严密的范畴体系,在这个范畴体系中,起始范畴是后续范畴的根据,后续范畴是起始范畴的展开,起始范畴潜在地内含着后续的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毫不例外也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一门学科的范畴大致有四种来源:一是直接继承前人的成果,比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大量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二是对原有



的范畴进行改造和发展以满足建立新的理论和解释新的问题；三是移植其他学科的范畴；四是根据研究需要提出新的范畴。关于经济范畴，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sup>[15]</sup>关于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以及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sup>[16]</sup>从马克思的这两段话，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经济范畴的三个相互联系、逻辑一致的特征：其一，经济范畴是对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和观念总结；其二，经济范畴是基于生产（准确地讲是基于物质生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这就是说，只有建立在生产这个基础上、从生产这个起点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和观念总结才能纳入经济范畴的框架内，否则，任何其他的理论抽象和观念总结都不属于经济范畴；其三，经济范畴具有历史的性质。生产是不断运动的过程，包括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生产的社会方式、生产的生产力水平等都是不断运动的，因而建立在生产基础之上、以生产为逻辑起点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具有新陈代谢的性质，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历史的，所以作为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的经济范畴也具有历史的性质。

严格说来，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但是效果差强人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大学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比较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几乎谈不上理论上的继承性和延展性。反过来看马

克思在140年前出版的《资本论》，即使到今天，它依然对当代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重写《资本论》，应该不会写出一个面目全非的《资本论》出来。为什么《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具有极其强大的张力和开放性？说到底，《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按照一个逻辑严密的范畴体系展开的，这个范畴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可以不断地演绎发展出新范畴和新理论，从而解释新问题。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则不是从范畴体系出发，而是习惯基于文件、基于对经济实践的判断，用既有范畴和理论进行解释，甚至完全照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就好比将一个A型血的人的器官移植到B型血的人身上，最终是不会有生命力的。所以，笔者的观点是，在探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走过去的弯路，潜下心来向马克思学习，向《资本论》学习。

当前，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抽象，从而无法形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范畴体系，取而代之的要么是一些未经学理化的文件用语或经济政策用语，要么就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或范畴，依循这样的思路建立起来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就是一个逻辑紊乱的大杂烩，其命运也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而不断被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处于不断重建过程中。毫无疑问，要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基本的思路是：第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特征事实。正像当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以英国为典型例证从而对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一系列抽象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形成他的胚胎应该是可以明确界定的；第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典型特征事实进行比对，发现二



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匹配性，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直接继承；第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事实，把那些虽不能直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素材加以发展，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一部分；第四，从西方经济学或其他学科批判性地吸收科学合理的范畴；第五，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范畴。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范畴体系是一件十分艰巨且不能省略的系统性工作。

### 三、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除包括前述的逻辑和范畴外，最终总是体现为由一系列原理或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原理或者理论其实就是以逻辑为经，以历史事实为纬，以范畴为节点，能够对特定现象作出科学解释并经实践反复验证的成熟范式。比如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商品价值的源泉，也揭示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机理，也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系列经济范畴的逻辑展开：商品→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具有二重性<sup>①</sup>→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地研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理论体系，包括诸多的原理，但是这些原理或理论必须是在一定的逻辑规定下，

借助一套范畴体系演绎出来的，而不是主观地强制性地规定的。比如有学者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八大理论：发展生产力理论、经济制度理论、分配制度理论、改革理论、开放理论、发展理论、路径理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论。<sup>[17]</sup>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顾海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在理论结构上，以经济改革论、经济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sup>[18]</sup>其他还有一些代表性观点，比如张占斌、周跃辉<sup>[19]</sup>以及陈伯庚、陈承明等<sup>[20]</sup>分别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上几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构想虽各有各的特点，但其实也是大同小异，都主要是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成果来构建其理论体系，而不是根据建构一门成熟学科理论体系的应有逻辑和路径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于诸如改革论、开放论、扶贫论、一带一路论、新常态论、市场经济论等所谓的理论总给人一种是无需证明的公理之感，从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这样的理论体系并不是按照一个逻辑体系、借助一套范畴体系演绎出来的，因而很难从理论上确定其科学性。当然这些学者敢为天下先的有益探索，必将对建立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重要的贡献。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也必将是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 四、简要的结论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

第一，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意涵，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性

<sup>①</sup>“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55页。如果说商品、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等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那么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就是马克思为了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独创的经济范畴了。



特征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其本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意涵是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社会生产力,共享发展成果,是逐步建立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建设过程而不是一种经典社会主义(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构想的社会主义)的静止状态,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发展到发展的演进过程,生产关系也必然表现为从二元(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到一元(单一公有制)的演进过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性特征事实。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始终坚持并立足这一核心意涵和关键性特征事实。

第二,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包括逻辑起点、逻辑过程和逻辑目标。抽象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套逻辑严密的经济范畴体系,这套经济范畴体系必须由一个起始范畴作为开端即这套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体系开端的经济范畴必须构成整个体系的根据和原则,这个根据和原则对后续范畴具有质的规定性。作为逻辑起点的起始范畴必须兼具抽象性和具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展开的逻辑过程同样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这个范畴一方面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展开的逻辑路径,另一方面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边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目标的经济范畴必须能够科学回答这门学科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的。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事实上就是由相互关联的三个经济范畴规定下来的。

第三,通过继承、发展、吸收借鉴、创新,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经济范畴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元素,这些经济范畴是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演进和展开,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事实,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并不是事先建立起一套经济范畴体系再利用这套经济范畴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形成是在理论展开过程中,对直接可用的既有经济范畴可以采取简单继承的办法,对既有的不适合但经过发展可用的经济范畴,赋予新的内涵后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可以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范畴(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将其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还可以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事实创造新范畴。必须指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必须要避免简单复制文件术语和政策术语并错误地将其作为经济范畴加以运用的粗暴做法。

第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实践素材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范畴体系,通过范畴体系的演绎,形成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重大问题的原理和理论,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实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运动的一般规律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 〔1〕〔3〕〔4〕〔5〕〔6〕〔10〕〔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7、8、8、8、10、8页。
- 〔2〕黑格尔:《逻辑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66页。
- 〔7〕〔8〕〔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4、995-996、997页。
- 〔12〕〔13〕张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人民日报》2016年8月29日,第16版。
- 〔14〕刘伟:《在新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6年8月1日,第7版。
-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142、142页。
- 〔17〕肖林:《供给侧改革应·供需两侧·协同发力》,《解放日报》2016年4月5日,第10版。
- 〔18〕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 〔19〕张占斌、周跃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页。
- 〔20〕陈伯庚、陈承明、沈开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页。

〔责任编辑:程娜〕



9 771001 619003